



余秋雨



遥远的绝响

余秋雨作品朗诵

“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规划项目



湖南出版集团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配乐朗诵 余秋雨 作品

遥远的绝唱

赏析
朗诵
田中阳
赵忠祥

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重 要 启 事

我社已委托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湖南分中心向本系列出版物的著作权人或其法定继承人转付稿酬。请收到稿酬者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奉赠样碟。联系电话：0731—2224635

遥远的绝响——配乐朗诵余秋雨作品

CD（磁带）/ 附朗诵赏析文本

朗诵：赵忠祥

赏析：田中阳

责任编辑：施蓉

作曲 / 指挥：孟勇

演奏：琵琶 / 邹树亮 竹笛、埙、箫 / 刘汉华

大提琴 / 曾健强 古筝 / 李磊 高胡 / 王罗生

录音：荆甫礼、朱青

装帧设计：卞江

出版：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新闻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410005

电话：0731—2228018 2569905 4456373（传真）

E—MAIL: xiangyin1@hotmail.com

营销企划：大鹏湘音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

监制：巫皖平

出品人：谢柳青

ISRC CN - F10 - 01 - 0046 - 0/A·H

ISBN 7 - 88479 - 059 - 9

定价：18.00 元（CD 配书） 12.00 元（磁带配书）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更换

电话 0731 - 2221146）

余秋雨 1946 年出生，浙江余姚人，上海戏剧学

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该院院长和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连续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很深邃的文化与文学意义的散文，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出版有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和学术理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的创造工程》等。

余秋雨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以一个现代文化人的身份，面对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思考文化与文明的底蕴，并在这种思考中灌注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作者凭借自己在接触有着历史文化遗迹的山水风物时所得到的感兴，从过往的史料里，执著地探求历史文化的命运和中国文化人的人格构成，并试图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找寻到重振中华文明、建构崭新的现代人格的现实的途径。

余秋雨散文另一特色是情与理、形象与思想的有机结合。由于他既是一位国学根基深厚、知识蓄纳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视野开阔、才思横溢的作家，所以，他能创作出情理合一、形象与思想融合的感人篇章，兼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个天地。他的散文常常以独特的宏观思路认识世界，以深刻的思想穿透历史和现实，通过大量的远古史实，赋予绘形绘色的描写，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历史沧桑感和现实的立体感。他的《遥远的绝响》、《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等名篇都体现了这种文路和文风。

余秋雨散文的语言亦很有特色，既有学者散文语言的严谨、凝练、简约和深思言情之美，又有小说家语言的灵活、睿智的品性，雅和秀、浑厚和质朴达到和谐统一。他的散文还十分注意借鉴运用小说和戏剧的写作方法，行文极具个性与戏剧性，富有很强的可读性。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大鵬湘音出版公司

隆重推出

中国第一流语言表演艺术家倾情演绎名家精品

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系列

- | | |
|----------------------|----------|
| 《临江哀楚——配乐朗诵屈原作品》 | 路 英 |
| 《明月照酒——配乐朗诵李白作品》 | 苏民、濮存昕父子 |
| 《秋风落木——配乐朗诵杜甫作品》 | 张家声 |
| 《琵琶唱恨——配乐朗诵白居易作品》 | 曹 灿 |
| 《大江东去——配乐朗诵苏轼作品》 | 鲍国安 |
| 《轻舟载愁——配乐朗诵李清照作品》 | 姚锡娟 |
| 《月下的荷影——配乐朗诵朱自清作品》 | 孙道临 |
| 《寒夜的橘灯——配乐朗诵冰心作品》 | 丁建华 |
| 《梦中的康桥——配乐朗诵徐志摩作品》 | 陈 醇 |
| 《雨巷的丁香——配乐朗诵戴望舒作品》 | 乔 榛 |
| 《永恒的太阳——配乐朗诵艾青作品》 | 瞿弦和 |
| 《舟子的悲歌——配乐朗诵余光中作品》 | 陈 铎 |
| 《遥远的绝响——配乐朗诵余秋雨作品》 | 赵忠祥 |
| 《燃烧的木棉——配乐朗诵舒婷作品》 | 林 如 |
| 《我以我血荐轩辕——配乐朗诵鲁迅作品》 | 李默然 |
| 《人间正道是沧桑——配乐朗诵毛泽东作品》 | 方 明 |

最杰出的作家
最经典的作品
最优秀的演员

目 录

都江堰.....	(1)
遥远的绝响(节选).....	(8)
阳关雪.....	(11)
苏东坡突围(节选).....	(17)

都 江 堰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汨汨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

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顺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

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锬，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锬，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

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怎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锒。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锒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馆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四

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断地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钹磬，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三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此文收入《文化苦旅》。文章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托出全文主旨。作者选择治水的李冰作为歌赞的主人公，这种选择就意味着对务实、苦干、恤民、懂科学、内行的“治国者”的赞赏。这是作者对“用人”标准和强国富民真谛的探寻，也是他对永恒的人生价值的深刻思辨。文章把死的历史还原成了活的形象。文笔挥挥洒洒，汩汩滔滔，犹如都江堰之水，极富活力。

遥远的绝响

(节选)

余秋雨作品欣赏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嵇康身戴木枷，被一群兵丁，从大狱押到刑场。

刑场在洛阳东市，路途不近。嵇康一路上神情木然而缥缈。他想起了一生中好些奇异的遭遇。

他想起，他也曾像阮籍一样，上山找过孙登大师，并且跟随大师不短的时间。大师平日几乎不讲话，直到嵇康临别，才深深一叹：“你性情刚烈而才貌出众，能避免祸事吗？”

他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

嵇康想到这里，满耳满脑都是《广陵散》的旋律。他遵照那个神秘来客的叮嘱，没有向任何人传授过。一个叫袁孝尼的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嵇康会演奏这个曲子，多次

请求传授，他也没有答应。刑场已经不远，难道，这个曲子就永久地断绝了？——想到这里，他微微有点慌神。

突然，嵇康听到，前面有喧闹声，而且闹声越来越响。原来，有三千名太学生正拥挤在刑场边上请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让嵇康担任太学的导师。显然，太学生们想以这样一个请愿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地位，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他们这种聚集三千人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示威，司马昭怎么会让呢？

嵇康望了望黑压压的年轻学子，有点感动。孤傲了一辈子的他，因仅有的几个朋友而死的他，把诚恳的目光投向四周。一个官员冲过人群，来到刑场高台上宣布：宫廷旨意，维护原判！

刑场上一片山呼海啸。

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已经押上高台的嵇康。

这身材伟岸的嵇康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便对身旁的官员说：“行刑的时间还没到，我弹一个曲子吧。”不等官员回答，便对在旁送行的哥哥嵇喜说：“哥哥，请把我的琴取来。”

琴很快取来了，在刑场高台上安放妥当，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

弹毕，从容赴死。

这是公元二六二年夏天，嵇康三十九岁。



此文收入《山居笔记》，全文长一万多字，共九节，这里节选第七节，描写嵇康赴死的悲壮场景。“遥远的绝响”这个标题对这篇长文的主题作了精当的概括。文章描写魏晋时期文人的品格和命运，尤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他们不依附权势，拒斥官场，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人格，而成为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这种铮铮人格自此而成“绝响”。作者由古思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命运作历史的文化的反思。此节人物生动，氛围悲抑，表现一种凄怆、悲壮之美。

阳 关 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